

楔子 米迦勒之鍊

「小兔森林」餐館內，趙毓芬笑看十歲的安琪拉乖乖坐著，小手玩弄綁成左右兩束的長髮、一雙腿晃呀晃，腦袋不時望向窗外，她不禁詢問孩子，「剛才妳爸爸在電話裡說會遲到多久？」

「一小時。」安琪拉回答，「我爸說警察局臨時有勤務要去支援，會晚一個小時才過來，他要我在這邊等，還說他請妳幫我準備好了生日蛋糕，等他到了就為我慶祝生日……趙阿姨，我可不可以先看一下我的蛋糕？」

「不行喔，蛋糕要等妳爸爸過來，點蠟燭一起唱生日快樂歌時才可以給妳看見，不然就沒有驚喜了。」趙毓芬伸手摸摸小女孩的頭，笑說：「如果妳等得無聊了，要不要先拿故事書或玩具到後面的小包廂玩？」

「好啊。」安琪拉立刻答應，她老早就坐不住了，手拿趙毓芬給的珍珠奶茶，側背起她裝有零嘴的小包包，穿過餐館內的其他客人，熟門熟路的往櫃台後方廊道走去。

趙毓芬認識安家父女多年，身為刑警的安雅各是餐館常客，她也幾乎是看著安琪拉長大，每當他出勤抓壞人的時候都會把女兒託給她照顧，她也滿樂意把小兔森林變成臨時安親班，幫著照看他的女兒。

安琪拉也十分親近趙毓芬，早就把餐館視作自己的家一般自在，她原本拿了故事書要看，但是離包廂不遠的廚房更加吸引她，可惜大哥哥大姊姊都好忙喔，他們趕著料理顧客的餐點，沒有人有空陪她玩，她不能打擾他們工作，還是快快走開，卻也沒了看書的興趣，索性把書擱下，直往後門走去。

廚房的後門連接一條安靜的巷子，有時候安琪拉放學回家經過，都會從這裡悄悄溜入餐館，突然出現讓趙毓芬和工作人員嚇一跳。

安琪拉推開門，吸了一大口珍珠奶茶，乖巧又有耐心地等待爸爸到來。

驀地，她似乎聽到什麼聲音，回頭望向巷內，眼尖地發現了成排停在牆邊的車輛之間隱約有影子，好奇心驅使她跨出腳步過去看，果真看到那裡有著一個男人，他疲累的靠坐在牆壁，縮著腿想隱藏自己，仍舊被她兩眼盯住。

奇陌（Zimmer）粗喘著氣，看著眼前的小女孩。今日他好不容易讓養父尤里·金斯基（Yuriy Kinski）從警車上脫逃，卻隨即遭到賈昆的手下追殺，他跟養父措手不及之餘也備感奇怪，仔細搜索一番，這才察覺養父身上被賈昆放置了追蹤器，難怪他們的逃亡路線輕易就被鎖定，他緊急拔掉追蹤器，要養父藏好了，由他拿著追蹤器去引開殺手，卻在這過程中不幸腰側中槍。

這世上的人分成兩種，一種是獵人，一種是獵物，而奇陌向來是獵殺的一方，沒想到也有淪為獵物的一天。

他按住傷口，往養父藏身的反方向跑走，暫時躲掉賈昆的手下們，筋疲力竭地躲入暗巷裡，以為能稍稍喘息，不料又被一個小孩子發現。

安琪拉被男人蒼白的嘴唇和臉色嚇到，她看他整個人蜷縮著，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又見他用手按住的部位滲出鮮紅，忍不住驚呼，「你流血了！受傷要去醫院看醫師，我找人來幫忙——」

「不要找人來，我也不需要醫師，妳走開！」奇陌衝著孩子怒吼。

一般孩子被這樣吼應該會嚇到拔腿就跑，可奇怪的是，她不但沒跑掉，還敢繼續接近他。

安琪拉明知應該快快離開，卻莫名的受到吸引，朝他靠近。他不像本地人，近距離才能看清楚他有混血兒五官，國語卻說得很好，棕髮微捲，戒備的雙眸閃耀著綠色，像春天新發嫩芽那種好看的綠色，腿長手長的，站起來一定非常高大。奇陌忍著疼痛，直視著小女孩臉上的好奇，撇嘴出聲道：「妳還不走？見到血不怕嗎？」

「不怕。」安琪拉眨眨眼，「我是警察的女兒，我什麼都不怕。」

「警察」二字令奇陌皺眉，冷哼道：「我是警察都要小心提防的壞人，這樣妳也不怕？」

「不怕。」安琪拉自信滿滿，況且她看對方縮成一團微微顫抖，僅剩兩隻眼睛瞪得大大，使她聯想起電影播過受傷的狼……對，沒錯，他正像是孤獨一匹狼。她繼續說：「我看你不像壞人，我爸說壞人很奸詐的，他們大多是跑給警察追，才不會是你這樣受傷流血軟趴趴的樣子，你應該是被壞人欺負才要躲起來，我猜得沒錯吧？等一下我爸爸就來了，我去告訴他，他是很厲害的警察喔，他會保護你不被壞人欺負。」

小孩子的天真無邪讓奇陌愣住片刻，但很快就回過神來，要是被警察發現還得了？就算沒有警察，賈昆的手下也很快就會過來，而他居然還在跟一個孩子閒聊壞不壞人的，豈不可笑，此時最要緊的是快點想辦法脫困才是。

望著小女孩，奇陌忽地靈機一動，盯著她手中之物說：「我很渴……妳的飲料能不能借我喝一口？」

「好啊。」安琪拉馬上點頭答應，遞出珍珠奶茶，見他因傷而挪動困難，還差點倒下來，她連忙扶住他，乾脆幫他拿著杯子。「整杯給你喝都沒有關係。」

奇陌聽她這麼說，也不客氣的直接張嘴喝光半杯多的珍珠奶茶，並趁著小女孩靠過來的瞬間，不露痕跡的把賈昆的追蹤器放入她裙子口袋。

安琪拉不疑有他，給了珍珠奶茶，又打開小包包，掏出所有的零嘴。「這些也全部給你。」她一面挑出她喜歡的零嘴一面向他介紹，「Kid-O 的奶油檸檬三明治餅乾，是我最愛的零嘴，很好吃喔，你吃吃看。」

「謝謝，我等一下再吃……」奇陌敷衍著，手裡讓孩子塞得滿滿，心情複雜，見時間急迫，最終仍硬下心腸說：「我還是覺得口很渴，小妹妹，可不可以請妳幫我去便利商店買大罐的礦泉水，麻煩妳了。」他拿錢給她，指名要便利商店才有的礦泉水品牌。

安琪拉樂於助人，立刻答應，「好，我去幫你買，這巷子出去的馬路斜對面就有一間便利商店，你在這裡等一下，我很快就回來。」

奇陌目送小女孩跑遠的身影，不禁喃喃低語，「別怪我利用妳，誰讓妳碰上壞人卻不知躲開，妳該躲得遠遠的……」

他知道賈昆的手下很快就會發現追蹤器的位置，有那個小女孩轉移他們的注意

力，他便能夠趁此空檔逃走……等等，她為何又調頭回來了？

安琪拉跑回他身邊，解下自己的項鍊給他戴上。「守護項鍊送你。」

「守護項鍊？」奇陌低頭一看，只見項鍊是銀製的圓形吊墜，上面刻劃著敞開雙翅身著鎧甲的天使，右手持劍，左手拿秤，吊墜邊緣打上「Saint Michael」的英文字樣。

「這個是米迦勒。」安琪拉開口道，「我爸說他是光之子、正義的大天使、上帝身邊的首席戰士，一九五〇年那個時候，羅馬教皇用米迦勒做為警察的守護神，所以我爸爸把這戴在身上，也讓我戴跟他一樣的項鍊，看你很虛弱很不舒服的樣子，我想你現在比我更需要米迦勒的守護啊，送給你。好啦，我要快快去幫你把礦泉水買回來。」說完，她又跑走了。

等奇陌反應過來，他突然滿懷歉疚，她不認識他，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卻過來幫忙，給他吃的喝的，還把她的守護項鍊送他，而他呢，卻即將害她碰上賈昆的殺手！

「反正是不認識的人，我何必在意？就算賈昆的手下找上她，他們發現不是我或者父親，應該也不至於為難一個小孩子……」他不斷說服自己，可瞅著幾個小包裝的Kid-O餅乾，心裡始終過意不去，最後忍著傷口痛掏出褲子口袋裡的手機。

「她說便利商店在這巷子出去的馬路斜對面是吧？」奇陌閉眼回想一路逃過來經過的景物，再依照小女孩所言，釐清所處的位置大概是哪裡後，便撥打110報警，但願警方能趕在賈昆的手下來之前先保護那孩子。

掛掉電話，他隨即將另一張沒用過的SIM卡裝入手機，並把剛才撥過電話的SIM卡丟掉，以免之後警方循線追查到他。

現在要趕快去養父那邊，還得處理傷口……他勉強撐起身體，看見血把衣服弄得髒兮兮的，他不禁皺眉低喃，「該死，我真討厭見血！」

安琪拉不知不覺從走路變成了跑步，她想快點買到礦泉水，回去大哥哥那邊。

可她還沒有到便利商店，就被幾個身材壯碩的怪人抓住——

「尤里·金斯基人呢？他在哪裡？」

「護送金斯基的年輕人也沒有看見……妳又是什麼東西？快說，他們兩個在哪裡？快說啊！」

安琪拉被吼得一頭霧水，這些人滿臉凶惡的好恐怖，她急於掙脫他們的箝制，大聲喊道：「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好痛，你抓痛我了，放開我……」

幾個大男人抓住小孩子的畫面引起路人側目，賈昆的手下卻沒在怕，他們必須完成賈昆交辦的任務，只是奇怪明明已經追到目標，為何不見金斯基人影？

這時其中一人從安琪拉身上搜出追蹤器，頓時憤怒不已。「追蹤器在妳這裡！」

「什麼追蹤器？」安琪拉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也不知道那個黑黑的、小小的東西為何會在她的裙子口袋。

「是金斯基派妳來引開我們的？」

「誰是金斯基？」她茫然地問。

「妳他媽的還敢嘴硬，快說尤里·金斯基在哪裡？想挨揍嗎！」

「我不知道尤里什麼的，我真的不知道你們在講——」安琪拉話未說完，啪啪兩聲巴掌就甩到了她的雙頰上，力道之大讓她腦袋一陣昏眩。

路人低聲驚呼、議論紛紛，看得出來有人想上前勸阻，卻又畏懼這幾個凶神惡煞，不敢貿然行動。

安琪拉完全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她臉頰腫痛得無法思考，模模糊糊中，只依稀看見警察趕了過來，接著，她聽到警察叫這些人放開她，只是這些人非但不放人，反而還掏槍反擊。

巡邏的兩名警察倉皇回擊，見對方火力強大，趕緊拿起無線電呼叫支援。

瞬間，驚恐的叫聲、咆哮與槍聲四起，安琪拉身不由己的被強行拖走，她忍住疼痛死命掙扎，挾持她的人見狀，二話不說折了她的手臂，劇痛令她一下子就昏厥過去……

第一章 十一年的追查

「俄國人尤里·金斯基靠著蘇聯解體時期的混亂謀奪了國家的大量財產，一九九一年至今，尤里·金斯基不斷壯大自己的勢力，他資助各國有潛力的候選人當選，以便左右該國政局，還媒介各地的犯罪者互相合作，近幾年甚至金援恐怖組織策劃攻擊……一切行動之目的，都是為了讓他能夠從中獲取暴利。

「俄國方面正在追查尤里·金斯基於蘇聯時期奪取的不法財產，國際刑警組織也針對他犯下的案件發佈『紅色通報』，名列前十大通緝犯。可惜尤里·金斯基精通多國語言，各地都有他藏匿之處，不易發現他的行蹤。

「六天前，我國駐俄羅斯代表處接獲通報，加上警政署境管局的協助調查下掌握了尤里·金斯基潛入我國活動一事，在刑事局國際科佈署下，終於一舉逮捕尤里·金斯基，卻在押送回警局的路路上被他脫逃。

「負責開車押送尤里·金斯基的刑警邱豐年不幸中槍受傷，跟邱豐年同車值勤的刑警安雅各疑似收受尤里·金斯基賄賂的一億現金，助其逃跑，並且開槍射傷邱豐年之後逃逸，目前下落不明。

「同時，達安區的便利商店前，發生了歹徒挾持十歲人質向巡邏警員開槍的事件，幸好人質平安救出，警方正在擴大搜尋逃掉的三名歹徒。」

電視新聞快報、電腦入口網站、手機社群通訊頁面……所有的媒體都大篇幅報導突然發生的重大案件。

特別是警察讓受傷的孩子上救護車送醫院的畫面，被一些民眾用手機拍照上傳網路，趙毓芬還是經過員工提醒，才知道被挾持的人是安琪拉，嚇得她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趕到醫院。

尤里·金斯基逃逸無蹤，邱豐年右腿中槍，正在接受手術，安雅各下落不明，挾持安琪拉的幾個暴徒眼見警員叫來支援的人手眾多，直覺不妙，立刻作鳥獸散，來不及跑的索性開槍和警察對幹，最終都遭到擊斃。

這一切喧囂吵鬧的事情，處於昏迷中的安琪拉完全無法知曉。

她躺在病床上，被惡人揍過的雙頰瘀腫，骨折的左臂已經給醫師動手術處理，妥善包紮。

迷迷糊糊之中，她覺得似乎有人靠近，想睜開眼卻做不到，那人在她額頭輕輕的印上一吻，湊近她耳邊低語——

「謝謝，也對不起了，害妳受傷……」

是誰……是不是爸爸？安琪拉好想張開雙眼，可眼皮沉重得像巨石，根本沒法張開來，等她終於努力集中渙散的意識醒過來，卻四處都找不到爸爸。

自己為什麼在醫院病房裡面？為什麼左臂痛得要命？

忽地，半開的房門外傳來人聲，都在說她被歹徒挾持的事，還說到爸爸的名字上了新聞，說他貪錢放走通緝犯什麼的……她惶惶然搞不清楚狀況，掙扎著撐起身體，右手伸長撈到遙控器，急於打開牆上懸掛的電視，轉到新聞台。

當護理師定時進房來巡視病患時，驚訝小女孩已經醒來，趕緊出去通知醫師和警察。

很快的，安琪拉看見醫師前來問診，爸爸的同事們也進來病房，還有邱伯伯，他坐在輪椅上，就像電視新聞說的腿部受傷。

邱豐年得知安琪拉和他都被送來同一間醫院，不顧自己才剛剛開完刀取出子彈就趕過來探視，慶幸醫師說她的手臂沒有傷得太嚴重，也不忍她哭喪著臉，忙叫同事關掉電視，不讓她再看安雅各的新聞。

安琪拉見了爸爸的同事們，也看到趙毓芬，她急問：「爸爸有沒有去餐館找我？今天是我的生日啊！」見趙毓芬搖頭，她眼眶倏地濕熱，控制不了地嗚咽，「爸爸在哪裡？為什麼他沒有過來……」

邱豐年和同事們比小女孩更想知道，安雅各拿了一億現鈔逃往何處？

安琪拉不相信爸爸會做壞事，哽咽地道：「他才不會收錢放走通緝犯，更不會傷害一起工作的夥伴……邱伯伯你說，我爸沒有對你開槍……」

她怎麼都無法理解，也無法面對其他警察懷疑的表情，努力地辯駁，「我爸爸他不是那種人，他是很好很厲害的警察，才不是像電視說的那樣……新聞都在亂講……」一股委屈終究憋不住了，她哇啊一聲大哭起來，熱淚淌過瘀腫的臉頰。趙毓芬心疼地摟住抽抽噎噎的孩子。

邱豐年急忙安慰，「琪拉妳先冷靜下來，現在妳爸爸狀況不明，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幹出傻事，等局裡的人找到他，就會真相大白，還有，妳爸爸朝我開完槍逃走的時候掉落了這個，我想應該交給妳。」

安琪拉感覺到邱豐年把一物交到她手上，是爸爸隨身配戴的米迦勒項鍊，鍊子斷了，她心生不祥的預兆，哭到一片模糊的雙眼茫然而空洞。

十一年後

安琪拉凝視前方的雙眼堅定而明亮。

十歲發生的事情她始終記得，新聞報導的尤里·金斯基和挾持她的歹徒逼問的是同一個名字。

當時她告訴邱伯伯，也把追蹤器什麼的說出來，他非常驚訝，懷疑除了警方，還有另一群人要抓尤里·金斯基。只可惜那些人是誰無從得知，他們逃掉後就未被逮到，被擊斃的屍首亦查不出所以然，即便搜出他們的護照，上頭也是假名字。邱伯伯問她被挾持之前，是否有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或者碰見什麼人，否則歹徒不會盯上她，她身上也不該放有追蹤器。她努力回想，若要說不尋常，只有碰見那個受傷流血的大哥哥，他要的礦泉水她還沒有買回去。

仔細回想起來，流血的大哥哥、抓住她的歹徒，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邱伯伯的同事去過小兔森林餐館附近搜尋，沒有找到那個大哥哥。

而爸爸失蹤十一年，至今仍舊毫無消息。

安琪拉不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何爸爸不回來看她？她無時無刻不念著他，記著很小的時候還在育幼院裡時，院長說起她的爸爸跟著警局行動破獲藏於教堂地下室的軍火製造廠，混亂之中，是他發現她這剛出生沒多久的棄嬰。

院長描述當時的情況，因為她哭哭啼啼的很難安撫，爸爸只好使出渾身解數逗她抱她，甚至拿起教堂桌上放的聖經隨便翻頁，唸上帝派天使守護小嬰孩的故事給她聽，沒想到她聽了就漸漸停止啼哭，衝著他笑，他也笑了，自然地喊她 Angela（天使）逗著她玩。

之後她被爸爸送進相熟的育幼院。希望遇到好人家能領養她，可惜事與願違，因為她身體差，時常生病又哭鬧難帶，即便有些夫妻一開始想要領養，等到看了她體弱的模樣後都打退堂鼓。

反倒是爸爸，只要抱一抱她就不哭了，因此，他只要沒值勤的時候，都會繞過來育幼院探望，她在他的關懷下慢慢成長，身體也逐漸好起來，她自然視他為父親，一大一小日久生親情，他聽院長說她尚未找到領養家庭，乾脆自己填表格收養她，平常總是喊她 Angela，正好他姓安，就給她取了安琪拉這名字。

爸爸的警察工作忙碌，無法時時照顧她，幸好育幼院的院長和老師全力幫忙照顧，等她大到會走路會自己吃飯刷牙洗臉上廁所，才讓她過去爸爸的家裡居住。爸爸說，他的名字是信仰虔誠的基督徒母親所取，雅各（Jacob）來自聖經中的以撒之子，不過他並非同母親一樣虔誠，他在警局裡，為了早日抓到犯人也跟著同事拿香拜關公，笑說有拜有保佑，不管東方的神佛西方的上帝或阿拉真主原本都是一家親，也說他定是和她有緣，才會在教堂遇見，她幸運躲過軍火販子跟警方的槍林彈雨，是天使米迦勒在守護她。

安琪拉很愛自己的名字，從不因為安雅各非親生的爸爸而介意，很感激有他和育幼院師長們的照顧關愛，讓她不因為棄嬰出身而自卑。

爸爸一直是她的偶像，她喜歡他爽朗的笑聲，壯碩厚實的身材給她安全感，他時常手舞足蹈，誇張的大唱 Frankie Valli 的「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說她是他的小天使小 Baby，說她就像英文歌詞裡形容的——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你好得不像是真實）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我的視線無法從你身上移開）

爸爸正直、堅強無畏、嫉惡如仇，配槍出勤去抓壞人的樣子最帥了，雖然他三不五時會唸說刑警這份工作太忙又危險還賺不了錢，可也說過戴上警察徽章做人民保母是一種榮譽和驕傲。

就因為爸爸這麼看重他的警察身分，所以安琪拉始終無法相信他會貪圖那一億元的錢財而縱放罪犯。十一年來，她不放棄尋找爸爸和真相，受他影響，她選擇進入警專就讀，去年畢業後即到警局工作。

當上警察，才能夠持續追查爸爸失蹤的案子。

她永遠忘不了那一年，趙阿姨將爸爸訂製的生日蛋糕送到她的病房，那是有五顏六色各種水果裝飾的布丁蛋糕，上面豎立巧克力做成有翅膀的小天使，上頭還寫著她的名字，她看了大哭不肯吃，沒有爸爸一起慶祝的生日變成了她最深的痛！從此以後，她不再過生日了，對她而言，四月是最殘忍最悲傷的月分。

當年她僅有十歲，無法獨自生活，邱伯伯不想她再回去育幼院，得邱伯母同意，接她到他們家去住，為免她難受，不願她再多聽多問爸爸的案件。

可她怎能不管爸爸？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她差點以為要斷了尋找爸爸的線索，想不到每年四月的時候，都會收到無名氏送她的生日禮物，第一年是滿滿一箱的零嘴，有她最愛的 Kid-O 奶油檸檬三明治餅乾；第二年是亮晶晶的小皇冠和縫上一對天使翅膀的洋裝；第三年是打開就會傳出「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旋律的音樂盒。

第四、五、六、七、八年……直到今年春天她還有收到禮物，今年是拿到清理警用槍枝的工具組。每次的生日禮都是她喜歡的東西，對方似乎很瞭解她的喜好，她幾乎要認為送禮的無名氏就是爸爸，可他為什麼不出現？像是怕她追查，連地址都不留，難道有什麼隱情不能來見她？

甚至她以警察職務之便，請鑑識科的人幫她掃過每份生日禮物上的指紋、詳查包裝的紙張出自於哪個廠商或哪個店家，可惜最終調查的結果總是令她失望，每個禮物都乾乾淨淨的沒有留下指紋，包裝紙方面也問不出什麼，彷彿對方連這一點都想到了，要她無從查起。

幸好她還知道尤里·金斯基這一條線索，總覺得找到此人就能明白爸爸發生過什麼……只是十一年前尤里·金斯基脫逃出境，從此消聲匿跡，無論是國際刑警組織、俄國政府都難再發現他的行蹤。

可即使尤里·金斯基隱匿起來，他的勢力依舊活躍，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代理人為他效命。

安琪拉會知道這麼多，最要感謝的是邱伯伯的兒子邱敏德，同為刑警，位階較高的敏德哥願意提供尤里·金斯基的資料，她才曉得這個俄國罪犯十一年前忙於逃離警方搜捕之後，他在亞洲的地盤也被信任的夥伴賈昆併吞。

今年五十二歲的賈昆比尤里·金斯基年輕十歲，當時他不只搶了金斯基的亞洲地

盤，甚至說動一些同金斯基友好的黑幫頭子支持他經營賭場、供政界和商人鉅富玩樂的頂級俱樂部，還有以合法掩護非法的人口販賣，必要時殺人也無所謂，大賺黑心錢。

邱敏德根據各方卷宗資料探出，十一年前尤里·金斯基之所以被逮捕，很有可能就是賈昆洩密所造成。更驚人的是最近接獲線報，尤里·金斯基日前放話要到賈昆的地盤進行報復。

警方高度重視這項情報，追查下去發現賈昆急邀與他合作的黑幫頭子共同商量如何對付尤里·金斯基，防止俄國佬搶回他們賺錢的亞洲區域。

目前得知賈昆邀人聚會的地點就在國內俱樂部，甚至安排餘興節目，送上年輕女孩做他們的玩具，若是被「享用」過後還沒壞掉的，就會轉賣去做娼妓——警方責無旁貸，絕不讓黑幫聚集犯罪，遂擬定逮捕計劃，由邱敏德擔任此次行動的指揮官。

安琪拉既知尤里·金斯基很有可能出現在賈昆的俱樂部，就算他沒現身，只要抓住賈昆，她還是有機會從賈昆那邊打聽尤里·金斯基的事情，當然要參與逮捕行動。

而正因為相識多年又心繫於她，邱敏德十分瞭解她和安雅各的親情，她怎麼成長的，在警專又是多麼拚命努力學習，無論筆試、拳腳對戰、彈藥槍枝射擊、攻堅偽裝等等的項目，她都以優異的成績過關，他知道若是給予機會，她一定會有好表現，況且她對這次行動有強烈的渴望，他很想幫她達成。

加上這次計劃欠缺一個人混進賈昆的俱樂部蒐證，安琪拉自告奮勇，邱敏德見她打扮起來的確不錯，比其餘女警還要適合，也希望他初次擔任指揮官能有她的見證，一同分享他的成功，遂同意讓她這菜鳥加入此次行動。

到時候一口氣逮著賈昆和那些黑道頭子，甚至有可能讓尤里·金斯基落網，這算是破了國際級的大案件，他能夠升官，也幫助安琪拉晉升，到時說不定她就可以問到安雅各的下落，他再順理成章的向她告白、請她做他的女朋友，他光想到她答應的樣子就心情愉快。

邱敏德懷著滿腔熱血加速計劃，和同仁討論圍捕罪犯所需要的人力、還有安琪拉扮演的角色。

現下已知賈昆俱樂部的餘興節目由伊麗公關公司承包，首先安琪拉要做的，就是必須進去那間公司挑選入俱樂部的女孩名單之中。

於是安琪拉化名小雅，很快的就來到伊麗公關公司應徵服務生，由伊麗的女主管親自面試，她手拿一疊求職單，抽出安琪拉的資料，再上下打量對方一番。

由於安琪拉本就天生麗質，加上邱敏德請來造型師為她精心打理，最後終於獲得一句「恭喜，妳合格了」，她緊張的心情這才鬆懈下來。

可她沒想到過了伊麗這一關，還有賈昆那邊的人複查，讓她又多等了兩個星期，直到俱樂部活動的前一天晚上，她才接到伊麗的電話，要她去公司領取賈昆宴會的員工證件。她照對方電話裡講的，換上她準備在俱樂部穿的衣服去拿員工證，卻意外被面試她的主管攔下。

「明天妳該不會要穿這一身去俱樂部？」主管眼神在安琪拉土氣的穿著上來回掃視，撇嘴道：「不行，這種服裝會砸了我們伊麗的招牌，妳得換掉。」

她直接撥了一通電話，交代服飾店的人員，「妮娜，妳得晚些再打烊了，我這邊有個孩子大約三十分鐘後到妳的店裡，把妳昨天從日本帶回來的那一件連身裙給她，對，她不用試穿，我看尺寸正合適，妳再幫她挑一雙鞋。」

安琪拉被對方嫌棄目光盯到開始懷疑自己的穿著真有那麼糟糕嗎？也完全沒機會講話，主管已將服飾店的名片塞到她手上，要她不管坐車還是用跑的，務必在三十分鐘內去名片上的地址拿衣服，她為了明天的任務，只有急忙趕去服飾店。安琪拉搭著計程車死趕活趕的，好不容易在三十分鐘內到達目的地，店門口燈光亮著，她加快腳步衝入服飾店內，就見站櫃台的妮娜竟是一個……男的？

「妳是小雅？」男人開口詢問來客。

「是，我是小雅。」安琪拉點頭，記著自己的假身分，也被店員嚇一跳，因他有輪廓深刻的混血兒臉龐，卻是會說中文，若非他是金髮藍眼睛，蓄著一撮鬍子，鼻上還戴了黑框眼鏡，她會以為他就是她十一年前見過的那個人。

她笑自己的想法過於荒謬，忙拉回心思，直視高出她許多的男人，她有一六〇公分，猜測他應該有一九〇，可他的模樣跟妮娜這名字一點都不相配，不禁問道：「請問……你是妮娜？」

「我不是妮娜。」金髮男人笑說：「我叫布雷克，是妮娜的同事，現在已經過了打烊時間，妮娜一下子趕不回來，而我離這邊較近，她就拜託我過來開門把東西交給妳，妳還要一雙搭配的鞋子吧？來，先坐著，妳穿幾號？」

安琪拉新奇地聽著混血兒說出好聽又流利的中文，一面收下他遞交過來裝了連身裙的提袋，她坐下來說出自己穿幾號的鞋，沒想到他主動半跪在她腳邊幫她脫掉球鞋、換上鑲了水鑽的黑色高跟鞋，被他大手握著腳丫，她好害羞。

「我、我自己穿就好了……」她滿臉通紅，急縮回雙腳。

布雷克由著女孩手忙腳亂的試鞋，依然笑容可掬的待在她身邊，問她鞋子是否合腳？是否要保留鞋盒，還是直接穿走？

如同騎士受勳般的帥氣跪姿，僅僅就只是待在她身旁，都讓她有一種被重視被體貼的感受，覺得自己像公主似的被服侍。她飄飄然且愉快的把高跟鞋放在鞋盒裡，連提袋一起拎上準備離開，不料聽他說了一句——

「妳要刷卡還是付現？」

「蛤？」安琪拉傻住，過了一下子腦袋才能夠重新轉動。

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原來給她的連身裙與高跟鞋是要花錢買的，天啊啊啊！當她看見衣服鞋子的標價，整個人在心中吶喊好幾回，就像被撞球台上母球打到的球團，一個一個猛力散開彈來滾去的，她只能從包包裡拿皮夾，取出信用卡對金髮帥哥說：「我用刷卡的好了……」

這一筆消費可以回警局報公帳嗎？直到安琪拉走出服飾店還在想這一件事情，刷自己的信用卡很痛啊！

「妳在伊麗公司上班？」

「不是，我只是接短期活動的臨時職員。」

「臨時職員需要這麼貴的穿著嗎？」

「我也希望不需要，但是又一定要啊。」

「是嗎？不管怎樣，這裙子和鞋子很適合妳，妳穿起來一定超正的。」

布雷克豎起大拇指讚美，讓安琪拉又開心起來，趁他關燈鎖店門的時候和他多聊幾句，融洽氣氛使兩人有相見恨晚的感受，不想要離開，卻又找不到逗留的理由。安琪拉終究不忘有任務在身，為了明天警局的行動，今晚她得好好的睡一覺，隨即向布雷克道別，拎著服飾店的提袋轉身而去。

布雷克凝望女孩背影，欲言又止，最後還是沒有行動，僅僅走向離店不遠的牛肉麵攤買好宵夜、掛在車把手，騎上他的摩托車戴好安全帽。

同時，安琪拉朝公車站牌走去，腦子已經開始想像明天在俱樂部的情況，非常希望敏德哥成功逮捕賈昆。等賈昆入獄，她就能探知尤里·金斯基的事情，她拉出貼於胸口的項鍊，握住項鍊上的米迦勒墜子，盼望天使護佑她能找到關於爸爸的消息。

她想得太專心了，並未注意由後頭過來的一輛機車上的騎士橫出手臂，硬是搶走她側背的包包，等她從錯愕中回過神來，歹徒已然飆車遠離。

「搶劫！」她瞪大眼，忍不住張大嘴巴喊叫。「那傢伙搶走了我的包包！」

夜晚行人不多，就算目睹搶劫也只有驚訝愣住的分。

沒人幫忙，安琪拉只有自救，拔腿狂奔去追歹徒——警察竟會在路上碰到搶劫，還讓歹徒輕易得手，這也太丟臉了！

布雷克距離不遠，循聲聽見有人喊搶劫，看到竟是剛才來店裡消費的女孩，他自然催油門讓摩托車加速追上歹徒。

無論安琪拉跑得多快，雙腳仍舊贏不過車輪，也瞥到有機車騎士幫她去追搶匪，鼓舞她拚命跨大步一直跑，氣喘吁吁的延著路邊跑過轉角。

歷經一番飆速追車，眼看就要追到了，布雷克警告對方停下來，不料歹徒拋棄包包、突然逆向轉往對面車道遠去，害他陷入兩難，追車？還是顧好包包？最後他選擇停車先撿回包包。

安琪拉喘著氣追上幫她追回包包的好心騎士，當他脫下安全帽，她才認出是布雷克，她連忙驚喜地謝謝他，同他一起撿回散出包包的皮夾、筆記本、鑰匙圈等等東西。

「抱歉，我沒追到那個搶劫妳的歹徒。」

「請你千萬別這麼說……你幫我拿回包包已經很好了……謝謝你！」安琪拉一面大口喘氣調整呼吸，一面道謝。

「妳檢查一下裡面的東西有沒有短少？」

安琪拉翻看包包裡頭，「沒有。」

然而布雷克問她要不要報警時，她愣住幾秒鐘，自己就是警察啊！她臉紅急道：

「我沒有損失，不用報警了，真的很謝謝你幫我拿回包包。」

「不客氣，妳也算幸運的，剛好我看見才能夠幫到妳……噢，Shit，我的宵夜！」

布雷克咒罵一聲，無奈地瞥著原本掛在車把手的牛肉麵塑膠袋不知何時滑落下去，湯汁與麵條全灑在柏油路面。

安琪拉也看見了，若非剛剛他忙著追趕歹徒又幫她撿東西，牛肉麵袋子就不會摔破，她萬分歉疚道：「對不起，都是我害的……真的很對不起！」

布雷克見她又是道歉又是鞠躬的，反倒不好意思了，抓抓頭，「沒關係啦，宵夜可以再買。」忽然他發現她神色有異，低著頭直往地面看來看去的，似乎在找什麼，「妳怎麼了，是不是有東西不見？」

「我的項鍊不見了！」從不離身的米迦勒項鍊遺失了，她緊張地東張西望，「可能是剛才跑來的時候掉了，就是不曉得掉在哪裡？」

安琪拉焦急地回頭往剛才跑來的方向去找，連累布雷克也牽著摩托車陪她一起尋找。

她藉由手機的手電筒功能，他用摩托車的車頭燈，兩人努力照亮地面，不錯過任何一處。

一會，布雷克率先發現停在路邊的腳踏車前輪底下有光在閃動，他攔著摩托車前去看那一抹銀光，把它抓出來，立即通知女孩。「我好像找到了，妳看是不是這個？」

安琪拉聽了馬上過去，注視著他手裡那條銀製項鍊，掩不住開心的說：「是啊，它就是我的項鍊！」幸好爸爸的東西沒有遺失。她大大鬆了一口氣，再次謝謝他幫忙，將項鍊掛回胸前。

布雷克見到墜子的圖案，不由得說：「妳戴的是米迦勒啊？米迦勒是光之子，是右手持劍、左手拿秤的正義天使，也是上帝身邊的首席戰士。一九五〇年，羅馬教皇用米迦勒做為警察的守護神……妳該不會正職是做警察的吧？」

男人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令安琪拉不知怎麼回答，只小心翼翼地問：「你……知道米迦勒的由來？」

「是啊，我有個警察朋友告訴我的，他和妳有同一款項鍊，所以我才知道這些。」布雷克瞧著女孩笑說：「可我覺得妳不像警察，如果真的是警察，包包卻被搶走，那也太遜了吧，哈哈。」

安琪拉被笑得面紅耳赤，「對啊，若我是警察這臉就丟大了！」

「妳太漂亮了，應該是做模特兒那一行的吧，我猜對了嗎？」

「不對，我身高就不夠格做模特兒了。」安琪拉沒讓布雷克繼續猜她的職業，趕緊轉開話題。「我真的很謝謝你幫我拿回包包，又找到我很重要的項鍊，可我卻害你的宵夜毀了……乾脆我來請客，看這附近有什麼好吃的店，我請你吃一頓好料。」

她從包包拿出皮夾翻看，忽地驚慌地說：「我、我的三千塊全都不見了！」

「一定是那個搶妳的歹徒抽走了，妳確定包包裡沒有其他的東西不見？」

聽了布雷克的話，她再仔細檢查包包裡面的每一件東西，皮夾內的信用卡和提款卡還在，「就只有三張千元鈔票沒了，該是歹徒想不到有人追趕，匆忙之間抽了鈔票就逃走了吧。」

布雷克也這麼認為，十分慶幸她沒有太大損失。反正他肚子餓要吃宵夜，有她相伴是最好的，他笑說：「我來請客吧，前面有一間滿不錯的牛排館，我們一起去。」

「不行，你幫了我，是我要請你才對，怎能讓你破費，這樣絕對不行！」安琪拉非常堅持。「我來請客，雖然鈔票被偷了，我還有零錢包——」零錢包拉鍊拉開來，她為之語塞，竟比她記得的餘額少很多，剩不到九十塊，好悶！

「咳，那個……你會不會介意吃便利商店的東西？」

布雷克被女孩左支右絀的窘樣逗到差點笑出來，為了顧及她的面子，他憋著笑說：「當然不會，走吧，去便利商店，妳請客。」

他無須摩托車，因為同她走不到十分鐘路程就到達一間便利商店。

安琪拉很想把身上所有零錢掏出來，買最好吃的送給布雷克，又想光是他一個人吃，她啥都沒做待在旁邊會很怪吧，考慮之後，她給自己挑了一個便宜的零嘴，集中錢花在——

「妳買這個好了，我們一人吃一碗。」

她不料他搶先到貨架拿了兩碗泡麵，慘了，這樣她剩下的錢只夠再幫他加一顆茶葉蛋……唉！

店員替客人結帳，再幫忙在泡麵碗加入熱開水。

安琪拉將提袋擱在玻璃窗旁的座位，兩碗麵再端到小方桌上。

泡麵悶過三分鐘，布雷克坐下來掀開麵碗紙蓋，蔥燒牛肉的香味陣陣撲鼻，雖然沒有先前他買的牛肉麵肉片大塊，泡麵附的小小肉粒甚至混在湯裡找不到，卻有著女孩滿滿的誠意，也算是讓他吃到牛肉麵了，他心情愉快，又看她忙著將茶葉蛋殼剝除、放到他這一碗中，不禁脫口而出。「哇，還有加蛋，謝謝妳。」

安琪拉被謝得很心虛，急忙說：「你不要再謝了，我超級不好意思的，說要請客，卻只能請你吃這種的……」

「這種的也很好啊，我喜歡吃你們國家做的泡麵，有各式各樣的口味呢，茶葉蛋也好吃。」

安琪拉被混血兒的帥氣一笑弄得有點心動，他還用筷子把茶葉蛋切開、堅持分一半到她的碗裡，她羞澀地接受他的體貼，對他的好感度瞬間暴漲，不禁好奇的問道：「我看你中文聽說都很好，請問你住這裡嗎？是本國籍人？」

「我不住這裡，也並非你們的國籍，我是烏克蘭人，因為工作上需要講中文跟客戶溝通，才會練得不錯。」布雷克回答，「我剛剛結束客戶的一件案子，目前在休假中，透過我的朋友妮娜推薦，才會過來這邊做兩個月的短期旅行，順便在妮娜的店裡打工賺些零用錢。」

「兩個月的短期旅行是嗎？」不知為何，安琪拉有些失落。

布雷克凝視女孩表情，不由得說：「講是講兩個月，可現在不確定了，我喜歡這國家的東西，更喜歡你們這裡的人，和氣、善良、而且熱心助人，我在旅行途中幾次碰上迷路或是找不到食宿的時候，總會有人伸出援手幫忙，不求回報，真的是很好心，是我在別的國家很少經歷過的，讓我想多多認識這裡的風土人情。」安琪拉與有榮焉說：「當然啊，助人為快樂之本，這是一定要的。還有我們國家

的治安超好，便利商店都開二十四小時，晚上出門閒逛也不用擔心危險，可以輕鬆鬆買到吃的喝的用的……」忽地想到了什麼，她嚴正申明，「今晚碰見的搶劫是例外，絕對絕對是一個大例外，我保證你留下來住一百年也絕不會再碰見這種壞事，真的！」

布雷克被女孩那一臉的認真逗笑了。「我真的會因為妳的保證住在這個國家喔，這樣也能常常看見妳漂亮的臉，像現在一樣愉快的聊天。」

安琪拉因男人的話而愣住，他說她漂亮，說因為她的保證會住在這個國家呢……慘了！腦子開始亂想些有的沒的，害她臉紅心跳，趕忙迴避他的注視，低頭吃泡麵，不一會又抬頭偷偷瞄他，見他唏哩呼嚕吃得津津有味，眼鏡因麵湯熱氣染成一片白，那模樣還能繼續吃，超瞎的，他還因此差點夾著麵條戳進鼻孔，讓她忍不住笑了。

今晚奇異的經歷使安琪拉不禁幻想，有沒有誰像她一樣，對於初次遇見的男人充滿親切感，說喜歡也不為過？

布雷克也喜歡眼前的人，直接問道：「妳這樣漂亮的女孩，應該已經有男朋友了吧？」

「我才沒有男朋友！」安琪拉一開口就滿臉漲紅，怪自己幹麼急吼吼的承認啊啊啊，感覺很沒有行情似的。

她進入警界工作不久，要跟前輩學習的事務很多，每天忙得不得了，哪裡有空閒去談戀愛，若是硬要勉強湊出一個，只有敏德哥經常和她碰面，他對她好到沒話說，可她視他為親如家人的哥哥，兄妹情誼與男女之情的差別，她還能區分得出來，就像現在，她面對布雷克的心情和敏德哥大不相同。

吃完麵，湯有點多，她兩手捧著碗卻喝不下了，倒是身旁男人一碗泡麵迅速吃光光，她不禁問道：「你呢？長得又高又帥，鐵定有一堆女生倒追你，交往過不少女朋友吧？」

布雷克咧嘴一笑。「喜歡我的女人是滿多的，可惜我跟妳一樣，單身一個，沒有交往中的對象……妳要做我的女朋友嗎？」

安琪拉傻了，捧著碗的手呆在半空中，做他的女朋友？他是在開玩笑嗎？

「啊！」她驚呼一聲，還沒搞清楚他剛才話裡的意思，雙手連碗就被他整個捧了過去。

布雷克湊近她的碗，大口咕嚕咕嚕喝掉她吃不完的麵湯直到見底。

安琪拉憋著呼吸，心跳加速渾身發燙，只感覺兩手被他大手貼住，和他距離近到她都能數出他的睫毛。

「啊，滿足了，這泡麵湯的味道真不錯。」

她聽他讚嘆，看著他鬆手退離，她才能夠重新正常呼吸，急忙站起來說：「時間晚了，我該走了。」直到跨出便利商店，她都還在想他剛剛的話是什麼意思？

布雷克追了出來，沒事似的轉移話題，問她是否直接回家，她愣了幾秒鐘才回答是。

「妳家在哪裡？我載妳回去。」

她又被他的話攪亂心情，手足無措地背著包包，手拎裝著衣服鞋子的提袋急道：「不用麻煩啦，我可以自己走去坐捷運……」

「我騎車載妳比較快，而且我也不放心妳一個人走。」話落，布雷克逕自牽起她的手走向機車停放之處。

再次碰到男人溫熱的大手，安琪拉心臟怦怦亂跳沒了規律，不斷思索他的話語，就這麼讓他牽著走。

兩人在路燈下行走，似乎覺察到彼此的好感，有默契的安靜不語。

一會，他停在自己的機車前，從後座車箱取出另一頂安全帽幫她戴上。

她鬼使神差地上了他的車，提袋被他放在機車的腳踏板，她自然說出租屋處的地址，看著他發動引擎。

「妳的手……」

「蛤？」她一臉困惑，直到男人將她的雙手拉過去環住他的腰，她才知道他的意思，臉不禁紅了。

他笑著感覺她的存在，隨即催油門衝出去又急停，讓她嚇一跳地緊緊貼著他背部、抱住他的腰。

當她察覺他是故意的，立刻一掌打在他的安全帽和背上，叫他別鬧了，被他笑嘻嘻的又拉著她的手去抱他的腰。

兩人經過一趟愉快的四十分鐘兜風路途，他照她說的地址，將機車騎到巷內一棟公寓大門口，言談間已知她住在三樓，但既然沒有她的同意，他也不好進去她家。

「謝謝你送我回家……」她道謝，即使相處再怎麼開心再怎麼捨不得，總是要分開的，下了車，將安全帽還給他，她拿回提袋後向他說再見。

他不說再見，目光追隨她轉身而去。「等一下！」他終究還是忍不住出聲。

她頓停腳步，回頭看他脫了安全帽走過來，拿了個東西放到她手上，等看清楚了，她驚訝的發現是兩小包 Kid-O 餅乾，奶油檸檬三明治口味的。

「這是我來你們國家一吃就愛上的零嘴，送給妳。」

聽著他低沉的嗓音，混血兒五官笑起來多麼好看，手握她喜歡的 Kid-O 餅乾，加上他懂得米迦勒守護鍊、身材高大，總是讓她想起十一年前的那個男人。

「我們互相留電話號碼吧！」安琪拉脫口說出才驚覺荒唐，她急忙改口道：「我、我是說，今天真的很感謝你幫忙，也很對不起沒有請你好好的吃一頓，我想哪天可以再打電話聯絡你，約你出來吃飯，下次我保證會帶你到很好吃的餐廳。」

「好啊，我們再約。」布雷克微笑。「下次見面的時候，就是妳和我交往後的第一次約會了。」

她愣住，不懂他的意思，他是講真的還是開玩笑？

「我們不必留下電話號碼，因為我很快就會再看到妳。」布雷克說完便朝她一笑，戴了安全帽騎上機車離去。

獨留安琪拉反應不過來，手裡拿著兩小包 Kid-O 餅乾，還陷在金髮男人最後的兩句話。

片刻，忽地響起的手機鈴聲嚇了她一跳，看來電顯示是敏德哥，她一面接聽電話

一面從包包裡掏公寓大門的鑰匙。

「我剛剛才到家……對，俱樂部那邊的通行證已經拿到了，明天的任務……嗯，是有點緊張，什麼？你現在要過來？」她心不在焉地回答，腦子不由自主想的全是剛剛離開的男人，更加意外的是，當她拿出鑰匙，竟發現到三千塊還在她的包包中……

第二章 危急的瞬間

警方行動當天。

邱敏德親自檢查裝在安琪拉身上的機器，雖然昨晚已經和她碰過面，但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要她複述一遍擔任的角色。

一等安琪拉順利地同其他女孩進入賈昆的俱樂部，邱敏德立即在警用廂型車內測試。「安琪拉，聽得清楚嗎？」

聲音清晰的由隱藏式耳機傳出，喚回安琪拉雜亂的思緒，「隊長，我聽得很清楚。」她悄悄應了一聲，依他要求檢查手拿包裡藏著的攝影鏡頭。

「要記住，必須拍到賈昆那些傢伙傷害人的確實罪證，你的工作才算完成，OK？這會有困難度，也有危險，你若有任何 Question，現在退出還來得及……你要退出嗎？」

「不，我不要退出，我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安琪拉表達堅定意志，因為有別的警員在聽，她必須稱呼隊長，不能喚他敏德哥。

邱敏德也不好叫她琪妹妹，雖說讓她參與這次行動，他還是會擔心她獨自潛入賈昆地盤有風險，但又希望她發揮功效，助他成功抓捕到罪犯。

因為他想擺脫「警察局長的兒子」這個討厭的稱呼。

當年，邱豐年被同期的搭檔安雅各槍擊送醫，出院之後回到工作崗位接續未辦完的案子，勤跑犯罪現場，長久累積的人脈也發揮作用，讓他破了幾件大案，上司破格升他的官，而經過十一年歲月，如今他五十六歲，終於晉升為北區的警察局局长。

比起苦幹實幹拚出破案率晉升的邱豐年，他兒子邱敏德就大不相同，是一路讀書考試來的，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畢業，現在不過二十七歲就做了北區分局偵查隊巡官，只是底下的警員表面服從，心裡可不認同，在他們看來邱敏德就是受父親庇蔭的空降少爺，紙上談兵沒半點實力，又自視甚高，一副「我長相好我是貴族」的模樣，講個話也要在其中夾雜英文，是怕別人不知他唸過研究所啊。

邱敏德深知自己在他們眼中是什麼樣子，他生平最恨別人說他是靠爸爸的關係升遷，卻不能罵出來，也瞭解這次的圍捕行動，前輩是看在父親的分上將指揮權交給他，擺明了要看他會怎麼調度警力。

正因為如此，他特別想成功，逮捕賈昆的行動只許勝利，不能失敗，只要展現出他的實力，那些看衰他的人就會通通閉嘴！

他待在高科技的廂型車內，跟著安琪拉的視線進去賈昆的俱樂部。

金碧輝煌的宴客廳眩人眼眸，法式宮廷風格的奢華桌椅燈飾，香檳高腳杯擦撞出

清脆聲響，男男女女在其中啜飲笑談。

安琪拉黑眸流轉，觀察周圍的人事物，心裡不禁低呼賈昆的俱樂部真不是蓋的，有金髮碧眼之人、有來自中東伊斯蘭地區、還有的有南亞口音，為了服務多國賓客與不同的性取向，引路或端酒的男女侍者也各自使用擅長的語言，根本就是走國際路線。

忽地，她聽到日本語和香港腔透過翻譯在交談，與她擦身而過的兩個男人有點面熟，似乎在哪個檔案夾看過，她忍不住跟上去，手拿包裡的鏡頭技巧性的對準他們，不料他們的手下立刻衝出來將她趕走。

「安琪拉，離他們遠一點！妳剛才拍到的是三合會與山口組分支的頭目，要小心，妳只要靜靜的在俱樂部裡觀察，把我們需要的證據傳輸出來就好了，妳千萬記住，小心再小心。」

安琪拉因邱敏德的提醒而吃驚，沒想到會真的碰見日本和香港黑道，難怪會覺得他們面熟。「知道了，我會小心。」

她也盡快的融入周遭，烏亮秀髮披肩，穿著深V又短到不行的紅色連身裙，高跟鞋襯托著修長美腿，平時沒這麼打扮過的安琪拉很不自在，還要刻意說些無腦蠢呆的影視明星八卦消息，完全偽裝成愛玩的拜金女郎。

和安琪拉同樣被公關公司挑選進來俱樂部的十多名女孩，大多年輕貌美，一個一個花兒似的嬌媚。

「妳第一次進來？」

安琪拉聽到身旁的詢問，開口回答對方，「對，我第一次來。」

「我也是第一次喔。」女孩粲笑，「聽說來這個有錢人玩的頂級俱樂部做一天服務生，給的薪資超高的，我已經先收到兩萬五了，等打工結束，他們會再付兩萬五，妳呢，妳拿到多少？」

「跟妳一樣，兩萬五千元，另一半的錢也是工作結束後才給我。」說完，安琪拉見對方過於年輕，禁不住要問：「我二十一歲，請問妳幾歲？」

聽見女孩說再過六個月就滿十八歲，她頓時傻眼。太小了吧，怎能讓小孩子進來這種地方？她很想叫女孩快點離開，可人家滿心嚮往賺錢和釣上有錢人，哪裡知道危險，正想著該如何是好，那名十七歲女孩已經如花蝴蝶似的飛去跟別人講話，安琪拉再一次被邱敏德警告別多管閒事，任務最重要。

她深吸一口氣，按捺衝動，心想只要逮到這個俱樂部在販賣人口的罪證，就可以把賈昆和那些黑道全部抓起來了！

她義憤填膺，手不由得握住胸前的項鍊墜子，吻了下上面雕刻的大天使米迦勒，這些年，只要她出門、值勤或心情起伏的時候，都會習慣性的親吻它，彷彿這樣爸爸就會與她同在，保護她平安順利。

「有米迦勒守護的小雅小姐，妳好嗎？」

忽地，身後的一句話吸引安琪拉回頭，脫口驚呼，「布雷克？！你怎麼會在這？」

「我來這裡賺外快的，妮娜聽說今天的活動急缺中英文流利的服務生，她就臨時讓我過來救火了。」布雷克手裡的托盤擺放了幾杯香檳，他一身白襯衫黑背心，

正是俱樂部服務生的衣著，「我沒想到妳也在。看吧，我們果然很快又見面了，真高興。」

意外看到布雷克，安琪拉也好高興，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昨天我拿鑰匙開門的時候找到三千塊了，原來就在我的包包裡沒有被偷，虧我還很仔細的檢查呢，結果根本就是我的眼睛有問題！」

「是嗎？錢還在就太好了，慶幸妳沒有損失。」

「這樣一點都不好，昨天晚上我明明有錢請客，卻讓你吃得那麼寒酸……」

「呵呵，就是啊，反正妳說了要再請一頓，我等著喔，我們吃飯的時候，妳也會穿得這麼辣這麼漂亮嗎？」

安琪拉臉紅，喜悅能得到讚美，尚未開口，已聽到耳機傳來敏德哥詢問她和誰在講話，以及昨天發生了什麼？她不好回答，也沒打算讓敏德哥知道她被搶劫、布雷克出手相助的事情。

她下意識將手拿包裡的鏡頭避開布雷克，任務在身使她收斂愉快心情，為免經過的賈昆手下狐疑，她從布雷克的托盤上拿起一杯香檳啜飲，顧慮敏德哥那邊的收音，她刻意壓低嗓子警告布雷克。「這裡不是賺外快的好地方，我勸你快點離開。」布雷克一愣，反倒皺眉說：「應該是我勸妳離開才對吧。昨天我看妳拿走伊麗預訂的連身裙，還說是接短期活動的臨時職員，我就覺得妳該不是要來今天這場宴會做接待女郎，果真我就在這裡碰見妳。妳大概不知道，那間伊麗公關公司並非正派經營，他們為了多賺錢，也會接下賈昆這種不良客戶的活動，我做端盤的服務生還好，可是妳不行，妳絕對無法瞭解接待女郎要服務的對象是誰。」

安琪拉聽了心頭一凜，怎能讓布雷克知她其實非常瞭解接待女郎的意思。

「所以我要警告妳，最好不要留下來，這個地方很邪惡，不是妳能打工的好地方。」布雷克不等女孩回答，再說道：「妳有沒有看到那個白胖胖、肥軟軟的傢伙？」他伸手指著剛從別處來到宴客廳、有一票保鏢跟隨的肥胖男人，「他名叫賈昆，是這俱樂部的主人，見錢眼開又好色得要命，我因為認識妮娜，以前來這邊接過幾次臨時差，也看過賈昆邀請來的客人都不是好東西，如果帶妳來的公關公司要妳去服務他們，妳最好不要答應，因為他們會傷害妳，就算有米迦勒項鍊也守護不了妳，是好女孩的話就不該留在這種地方，快點離開。」

布雷克的熱心讓安琪拉不知怎麼回應，只能沉默的將手拿包裡的鏡頭對準賈昆，就聽到敏德哥提醒她——

「賈昆已經來了，從現在開始，妳要專心盯住他。」

耳機傳來的聲音、布雷克好心的警告、還有賈昆和他邀請來的傢伙互相交談，安琪拉聽著三方聲音，近距離的盯著那些黑幫分子，第一次覺得很有機會從中探出尤里·金斯基的行蹤，那麼找到爸爸也有望了！

她心情激盪，只見此時賈昆抖動肥胖身體，張臂笑著歡迎客人——

「難得大家聚在一塊，今天就好好的放鬆玩樂，希望我準備的一切能讓你滿意。」

眼見時機差不多了，安琪拉回頭看了下布雷克，她很感謝布雷克的警告，可她有

任務在身，明知險惡也得留下。「謝謝你，我要過去了。」

「妳當真要留在宴會裡，想跟那些接待女郎一起……算了，妳若堅持我也沒辦法，只是我必須提醒妳，等一下妳跟她們進去房間後，記住，用金黃杯子裝的飲料不要喝，那裡面下了對妳不好的藥物。」

藥物？布雷克所言令安琪拉嚇一跳。

邱敏德在警用車上也接收到了這項訊息，嚴肅地盯著監視鏡頭裡十多名女孩跟隨公關公司的人移往宴客廳裡邊的暗道。

安琪拉見狀，不得不離開布雷克，加快腳步跟上那些女孩，可沒想到才進了暗道，就面臨了大困難！

「妳們快點把身上的飾品、手機和包包都放在這裡，一件都不准帶進去，女主管會對妳們進行搜身，若是誰沒有按照規矩來，立刻解僱。」

聞言，在做同步監聽的警員大為緊張，他們發現安琪拉為免儀器被賈昆的人搜出，已經先偷偷弄掉耳機，當然她手拿包裡的攝影機也無法通過俱樂部暗道。

「可惡！」

「我們和安琪拉失去聯繫，這下子連影像都沒了，怎麼辦？要她繼續留在俱樂部裡太冒險了，得想辦法讓她出來！」

「不急，我早有預防，我已經讓人在安琪拉的內衣裡面裝上監聽器，俱樂部的人絕不會搜出的，小林，你快點調整聲音頻道。」

話落，邱敏德立即感到原本不服他指揮的隊員懷疑少掉了一些，不禁揚起嘴角，就是這樣，他現在才要開始展現他的能力，安琪拉一定要幫他抓住黑道犯罪的證據！

另一頭，搜身已經結束，由於四周烏漆抹黑，女孩們根本不知她們正前往哪邊。安琪拉除了衣服和鞋子，再無任何首飾，連爸爸的項鍊也留在外面，她摸了摸空空的胸前，只能隨著帶路的人在暗道裡左彎右拐，走過長長的暗道之後，同其他女孩一塊進入四面貼滿鏡子的室內。

「妳們不覺得這地方有一點……為何要弄這麼多鏡子？」

「誰知道呢，有錢人愛作怪吧。」

「反正我們就是來打工認識富豪的，希望有錢人會看上我。」

「如果給他們看上了，妳就想嫁入豪門做少奶奶？」

「當然啊，誰不想嫁給有錢人……」

安琪拉聽女孩們聊得興高采烈，有人摸摸沙發的錦緞質料和椅腳處的精細雕紋，有人笑鬧著踩在黑色大理石地板學名模走台步，她們滿腦子浪漫幻想，安琪拉不由得替她們擔心。

同一時刻，賈昆帶領邀請來的賓客待在鏡室外面的大房間，這裡做了隔音設備，將外頭招待一般人的宴客廳和裡面的通道暗房區分開來。

他讓所有的貴客就像觀看水族箱一般，可以自由走動，三百六十度欣賞水族箱中每隻魚的姿態，嘿嘿，這些都是美人魚啊，十多個年輕女孩即將供他們玩樂，誰不想抱得美人幹上一回？

賈昆色眯眯的看著那些女孩，她們好奇地盯著盛裝果汁的金黃杯，渾然不知有人在鏡後窺伺她們，他樂於將場面搞得像後宮選妃，任由賓客自視為皇帝，挑選他們喜歡的女孩。

「等一下我的人會讓那些女孩喝了特製果汁，她們就會乖乖的任憑你們擺佈，光溜溜的愛怎麼玩就怎麼玩，噢，這種香豔刺激的娛樂，只要我們合作就會常常舉辦，換了尤里·金斯基，他可不曾給你們這種福利。」

黑幫頭目頻頻點頭，大家一面討論一面喝酒，「是啊，金斯基那老頭子對妓女生意不感興趣，你的地盤比較好玩。」

「亞洲不只是我的地盤，還是我們要一起保護的勢力範圍，絕不能讓金斯基搶走賺錢的商機。」賈昆確定他們已經達成共識，要一起對付尤里·金斯基，遂舉杯將話題轉到美人身上，笑說：「既然事情談定了，我們開始玩吧。」

頭目們咧嘴淫笑，領會賈昆的意思，紛紛對著鏡面，盯住各自看上的「美人魚」。

安琪拉雖然無法和隊友通訊，可她知道藏在胸罩裡的微型機器還是能運作，把她周圍的聲音上傳警方。眼看有些女孩想拿金黃杯，她急死了，索性假裝跌跤，趁勢撞倒了高腳圓桌，連帶桌上所有的杯子通通打翻。

「妳幹麼呀妳？」

「都灑到我的衣服了……真討厭，這衣服很貴耶，去送洗也好貴！」

「對不起，鞋子太高了不小心滑倒，真的很對不起……」安琪拉對著抱怨的人不停道歉，心裡卻暗罵她們不知下藥飲料的恐怖。

這意外的一幕給賈昆瞧見，一看那撞翻桌子的美人無論長相和身材都是他的菜，暗自對公關公司的女主管交代。「那個紅洋裝的不錯，不要讓別人挑去了，等一下把她帶來我的房間……記住，飲料重新送過去，要她們每個人都喝。」

女主管遵命照辦。

同一時刻，警方十分擔心安琪拉的安全，菜鳥真的沒問題嗎？

邱敏德皺眉不語，沒把安琪拉看作菜鳥，相信她會隨機應變。

這邊安琪拉以為度過了被下藥的危險，卻還有難關，剛才搜身的女主管又帶人出現，來打工的女孩們被分別帶去不同的房間，她也一樣，不禁提高警覺的詢問道：

「現在要去哪裡？」見沒人回答，她頓住腳步，再問一次，「我要去哪裡？她們又要被帶去哪裡？」

「妳想賺高薪就別一直問，管好妳自己就行了。」女主管低聲斥喝，抬手讓人送上飲料，打算待女孩喝下後將她送入老闆的房間，豈料女孩竟不肯喝，讓她十分頭大。

等賈昆打點好了所有的頭目，在自己的房間裡等到不耐煩，招了女主管來，見她身後跟著的女孩仍舊意識清醒，不滿地問：「怎麼這麼慢？」

是賈昆！邱敏德同隊友緊張起來，恨不得能有影像畫面，卻只能手控將監聽器調大聲些，注意賈昆和公關公司的人對話——

「抱歉，老闆，這孩子實在是不聽話，她說不會口渴，硬是不喝果汁，我們正

在……」

「她不喝果汁？哈哈，有意思，我來處理，你們都退下吧。」

安琪拉覺得自己何其幸運，第一次偽裝潛入犯罪現場就被賈昆挑中，等她和敏德哥把他抓回警局後，她定要去買大樂透。

獨自面對賈昆，說不怕是騙人的，她忽地想起剛才布雷克說過的話，再看賈昆，果真是一副腦滿腸肥的模樣，他這般好色，會舉辦什麼活動用膝蓋想也知道，她真擔心被帶去不同地方的女孩怎麼樣了？

「喝吧，」賈昆遞給她金黃杯，露出淫笑，「這是好東西喔，會讓妳跟我玩得非常高興。」

「我若不喝呢？」安琪拉嗤之以鼻。

「妳會喝的。」賈昆沉聲道：「妳跟那些一起過來想領高薪、接觸富豪的女人，都要照我說的做。」

「照你說的做？哼！給我們喝下了藥的東西以後讓人玷汙，最後再把我們賣出去做娼妓，就像你以前一直在幹的壞勾當，是嗎？」

聞言，賈昆一愣，隨即邪笑道：「原來妳是知道了才不喝……哈哈，不錯啊，正像妳說的，我在幹壞勾當，哈哈，妳能怎樣？妳是誰，警察嗎？」

「沒錯，我就是警察，那些跟我一起進來的女孩必須平安無事，如果你或者誰敢傷害她們，都要去坐牢！」

一聽，監聽的警員們個個嚇出冷汗，誰都沒料到菜鳥會突然什麼都講出來。

「這個安琪拉真是……就這麼曝露身分，會不會太直截了當？」

邱敏德倒不這麼想，「安琪拉定是判斷不能拖延了，才會說出自己的身分，那些女孩有危險，既然我們已經錄音存證，就不必再等下去了，聽我指示，開始行動！」警員依照邱敏德指令，立刻聯絡在附近待命的各隊人力。

一旦身分曝光，安琪拉知道埋伏在外面的同事就會動起來，她必須制住賈昆，防止他破壞警察的行動，她自認身手不錯，可脫下高跟鞋與賈昆交手竟是討不到半點便宜，完全低估了胖子的靈活度。

「啊！」超緊的裙子害她行動不便，肚子不慎被賈昆踢中，安琪拉痛呼，還沒站穩又挨了他一拳。

賈昆抖動渾身肥肉，氣喘吁吁地說：「好、好久沒打架了，欠扁的婊子揍起來就是爽快，給我起來！」

安琪拉來不及反應，已被賈昆一把扯了起來，臉上又重重的挨了兩巴掌，自從十歲經過那次事件後，她就發誓絕不再挨打，不料此刻卻破功，甚至感覺到噁心的傢伙貼在她耳邊說——

「我還沒玩過警察，不知上了妳是啥滋味？」

安琪拉頓覺毛骨悚然，趁勢頭一偏，猛撞他的臉！

賈昆被偷襲，痛得鬆開她，雙手摀住自己的臉，鼻子明顯紅腫起來，還流出鮮血。

「妳這臭婊子！」

安琪拉趁他開罵不備之時，再狠補一計迴旋踢，接著轉身逃跑，只是賈昆哪肯放

人，伸手急抓她腳踝、用力的扯回，不讓她逃出房間。

安琪拉被絆倒，同賈昆扭打之際，突然被他手裡的什麼噴了一臉，聞到一股怪異的甜味，嚇了她一大跳，忐忑急問道：「你噴什麼東西？」

賈昆邪笑，「這瓶名叫『快樂』，用吸的，不用吃它。」他盯著女警滿臉驚惶，掙扎的力氣逐漸變小。

「聽說這個噴液比我那杯果汁作用更快更有效，我還不相信呢，現在試用過，效果確實很好，嘿嘿，我打算向調製出『快樂』的醫科學生談合作，必定對我的生意大有好處，哈哈。」

安琪拉看他洋洋得意的樣子，氣到揮拳揍他，沒想到拳頭綿軟無力，根本沒法擋開賈昆壓過來的身軀，被他摠住的雙臂也掙脫不了，嚇得她大吼，「放……放開！不要碰我！」

賈昆哈哈大笑，用蠻力撕開她的衣領，露出裹著渾圓雙峰的胸罩，他放肆揉搓，享受她恐懼的模樣，忽地摸到她的胸罩裡層有異。

被發現了！安琪拉使不出半點力氣反抗，僅能眼睜睜看賈昆扯掉藏在她胸罩裡層的機器。

「這是……」賈昆瞪著那微小東西，頓時暴怒，這婊子逞強說自己是警察是一回事，安裝機器來監聽他又是另一回事，莫非警方真的已盯上俱樂部？

「馬的，妳這婊子膽敢偷裝監聽器？外面埋伏了多少人？」他氣得掄拳就揍。

安琪拉縮起身子承受賈昆的咆哮咒罵與重拳，強忍著痛苦不哭叫出來。

「噤——」於此同時，一聲尖銳聲音逼得邱敏德遠離耳機。

他明白那是監聽器被踩碎發出的最後噪音，意味著他從此聯繫不到琪妹妹！

他在心底驚恐吶喊，很想馬上衝入俱樂部找她，可他不能擅離指揮的位置，僅能向所有警員號令道：「現在安琪拉在賈昆手上，她跟那些女孩都很危險，你們快點進去救人！」

完蛋了，我死定了，難道我的下場就是被一隻色胚肥豬凌虐到死？不行，我還沒有找到爸爸，絕對不能死在這裡……安琪拉想叫出聲卻沒力氣，整個人癱軟很難移動，氣自己應該更加謹慎，怎能衣不蔽體的任由賈昆壓著亂摸。

即便賈昆色迷心竅，還是會忌憚警方上門，遂拿起手機撥通保鏢長的號碼——

「你叫人去看看，現在大門外面是什麼狀況，有沒有警察？對，叫律師一起待著，如果警察要進來，就放他們進來，如果他們沒有合法的搜索令，讓律師告死他們每一個人，就算硬要搜查，宴客廳的方位設計足夠擋他們一陣子，不會發現我弄了暗道，你再通知所有的客人……」

安琪拉聽到賈昆交代手下如何應變、如何準備槍械武器，毫無所覺有一人已悄悄潛入房門站在他身後，她瞪大兩眼，因她識得那是誰。

賈昆忽地感到一抹陰影從背後籠罩過來，直覺回頭，腦袋立即硬生生的狠挨一

記，劇痛令他頭昏眼花，整個人控制不住地倒下，鮮紅的血從他被砸的頭部滲流到臉頰。

「哎呀，不好意思喔，手滑了一下。」

「你……」賈昆疑惑地聽著對方輕鬆的語調，瞪著服務生穿著的金髮男子手端托盤，酒瓶還留有他的血跡，怒不可遏，「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又是誰准許你進來——」話沒講完，他又被托盤重扁。

安琪拉確定沒有看錯，闖進房間攻擊賈昆的是布雷克！

布雷克直視受藥物所害的女孩，因她的衣衫不整而火大，他立即將賈昆從她身上扯開，嫌拳打腳踢浪費體力，乾脆用托盤和酒瓶雙管齊下的海扁了賈昆一頓，且專挑四肢關節去砸，砸凹了托盤，砸破了酒瓶，砸到賈昆唉唉豬叫滿地爬，爬出一條血痕，他才一腳踩住賈昆背脊，冷淡說道：「金斯基先生要我來問候你。」賈昆一聽這名字便陷入驚嚇，「金斯基？尤里……金斯基？他來了？你又是誰？」

「奇陌。字會寫嗎？神奇的奇，陌生的陌，是金斯基先生的代理人，你也可以叫我Z，啊，對了，金斯基先生很忙，沒空親自來料理你這個小人物。」

安琪拉無助的癱在原地，確確實實聽到金斯基的名字，可她不懂，布雷克怎會變成奇陌，還是尤里·金斯基的代理人？

這時還有幾個人陸續出現，以名叫巴察的細眼大臉，年約三十五的男人為首，號令手下將被砸傷昏厥的賈昆抬出房間。

安琪拉拚盡所有力氣挪動，仍舊不及布雷克迅速，眨眼間，他已到她面前抓她起來。

「我不會傷害妳。」奇陌出聲安撫過度驚恐的女孩，將她從地上移到沙發椅上，「很痛吧？」他皺眉直視她被賈昆打腫的臉，環顧亂七八糟的四周，不禁嘆道：「真是的，弄得一團糟……我最討厭見到血了。」既然賈昆落在他的手上，他絕對不會讓那隻色肥豬好過。

安琪拉直覺眼前的男人對她沒有惡意，困惑地看著他脫了黑背心給她穿上，還像怕弄痛她似的，輕輕擦去她唇邊血跡，甚至拿回米迦勒項鍊給她掛上，說既是守護項鍊就不該離開她，她雖然感激他救了自己，但想起他是如何暴力對待賈昆，始終沒法將眼前的男人和她昨天認識的親切男子聯想在一塊。

「你的名字不是布雷克？」

「我不是布雷克，我的名字是奇陌。」

「奇陌……你真的是尤里·金斯基的代理人？」

「沒錯，我是金斯基先生的代理人，抱歉，之前沒有對妳說真話。」

若非得知安琪拉去伊麗公司應徵，他不會提前出現。在服飾店見面不是巧合，替她拿回被搶的包包也不是意外，全是在他安排之下進行。

他檢查她的包包，發現裡面確實有賈昆宴會的員工證，並在她毫無察覺的時候將三千元重新放入包包，雖然派人行搶這手段有些粗魯，可也順利製造和她相處的時間，即使幫她找到米迦勒項鍊不在他的預期內，仍希望她能聽出來，他在複述十一年前她說過關於天使守護鍊的由來，連最後的Kid-O餅乾也是想喚起她的記

憶，可惜並未成功。

更糟的是，他不能勸阻安琪拉潛入此地，只能現身保護。

布雷克？奇陌？安琪拉混亂了，回想昨晚跟他愉快的相處情形，思及自己竟對尤里·金斯基的手下產生好感，這令她羞窘萬分，好不容易才能夠擠出丁點力氣，伸手揪住他的衣角——

「你是尤里·金斯基的代理人，一定知道他在哪裡……讓我見他，我想問他十一年前的事……大家都說刑警安雅各幫助金斯基逃過警方逮捕，可我知道安雅各不會做這種事，為什麼安雅各失蹤了……尤里·金斯基一定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奇陌一愣，許久沒聽到安雅各這個名字，勾起了他的回憶。

「Z，警察要進來了，我們該撤了。」

巴察的喊聲打斷奇陌思緒，隨即回應。「你先走，我馬上就出去。」

「你不能走……」安琪拉大為緊張的揪住奇陌，十一年來，她首次真正接觸到關於爸爸的線索，她急喘道：「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金斯基還有安雅各……他們在哪裡？」

奇陌不語，靜靜的凝視女孩，同時巴察也在催促，兩相權衡下，他決定先解決賈昆這問題。

「所以我就說嘛，這裡很危險的，不是妳能打工的好地方，剛才妳若聽我的話趕快離開，也不會搞成這樣。」他朝她笑一笑，為她扣上背心釦子，遮好了衣衫不整的身體。

「雖然我說過下次見面的時候，就是妳和我交往後的第一次約會，可惜現在不是個好時機，只有改天了。妳也不用擔心，賈昆的噴劑只是讓妳暫時失去行動力，過一會就沒事了，安琪拉，現在妳那些警察同事應該在外面的大廳，妳就待在這裡，等他們來接妳。」

安琪拉大吃一驚，為何奇陌知道她真正的姓名和身分？看到奇陌啥都不回答就格開她的手，轉身出房間，她無力阻擋，僅剩下虛弱喊叫。「你回來……不要走！」瞬間，房間裡面只剩安琪拉一人。

奇陌走了，找到爸爸的線索也沒了——不，絕不能這樣！不能讓金斯基的代理人逃走！巨大的焦急與恐慌在安琪拉的血液中竄流，她拚命的擠出氣力由沙發跌落地面，緩緩爬行，卻不慎被酒瓶碎片刺到而滲血，痛感讓她精神一振。

她咬著牙，索性抓來碎酒瓶刺進自己的大腿，痛苦加上強韌的意志力，驅使她顫抖的爬到房門口，扶住牆壁勉強站起來。

同一時間，巴察帶人持槍和俱樂部的保鏢交火，有賈昆在手，俱樂部的人節節敗退，想從暗道裡偷襲的全數被巴察射殺，即便如此，巴察這邊的人還是損失了幾個。

奇陌讓巴察率人清出撤走之路，經過一年時間對賈昆的調查與滲透，他十分清楚此地哪邊有暗道房室、哪邊又是做給外人觀看來惑其目光的設施，警方尚在外圍廳堂之際，他的人已去通知各國前來的道上頭目躲入安全區域。

黑幫分子很不爽抱著女人玩樂的時候被打擾，更不爽賈昆沒個人影，警察來包圍

俱樂部竟沒人通知他們！

奇陌把昏厥的賈昆藏起來，朗聲向幫派弟兄介紹自己，同時宣佈，「賈昆無能，這間劇樂部老早被警察盯上，連帶你們也遭殃，他卻不顧你們先逃跑了，你們還要跟這種貨色合作嗎？

「十一年前，賈昆背叛了金斯基先生，霸佔先生的地盤胡作非為，當時，你們選擇靠向賈昆，現在賈昆拋棄你們，是金斯基先生截獲警方行動的情報，先生對你們不計前嫌，專程派我奇陌來助你們逃離。」

眾人聽了大為憤怒，臭罵賈昆該死，也紛紛對尤里·金斯基表達謝意——

「原來是金斯基先生派人過來幫忙……」

「馬的，比起賈昆那個自私自利的傢伙，還是金斯基先生能夠讓人信任。」

「聽說外面警察不少，我們可以安全的出去嗎？」

「金斯基先生的代理人，奇陌是吧？你回去告訴先生，只要我們今天能平安的離開，定會大力感謝他！」

奇陌嘴角上揚，趁此機會籠絡人心，「我已經在外面備妥專車，送各位直接搭飛機離境，保證每一個人都會平安無事，金斯基先生也希望各位日後別讓他失望才好。」

巴察得奇陌指示，帶手下協助頭目們走暗道離開。

奇陌豎起兩耳，由暗門縫隙隱約聽到遠方有警方鬧哄哄的聲音，為免被逮，他抓緊時間閃人，大步穿越暗道。

曲曲折折的暗道盡頭，是距離俱樂部有一條大馬路之遙的住宅巷弄。

司機們等人上車，一輛接一輛趁著黑夜駛離警方站崗處。

「Z，這邊！」

奇陌循聲找到巴察的車子，正要跨步向前，背後竟有聲音讓他站住——

「站住！奇陌，你被逮捕了……現在，你得跟我回去警察局……」

奇陌驚訝地回頭，就看到安琪拉顫抖的舉槍對著他，不由得笑開，佩服她能花這麼大的力氣和意志走到這裡，一發現她左腿上多出流血傷口，他大概懂她做了什麼，十分心疼。

巴察顧忌女孩的槍，害他不敢輕舉妄動。

相較於巴察的緊張兮兮，奇陌反倒玩笑似的高舉雙手，「妳別再跟過來了，我真的要走了。」

「你不准走！奇陌你……必須跟我回警察局……」抖來抖去的雙腿彷彿不是自己的，安琪拉竭力撐住痛苦的身體。

可她萬萬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時竟有人持槍從後面悄悄的接近她，而她渾然未知。

奇陌看見他的護衛琉璃子將槍口對準安琪拉，急得出聲嚇阻，「不要殺她！」

他的吼聲影響到琉璃子開槍的角度，「砰！」的一聲，子彈改射在安琪拉右肩。安琪拉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已經中槍倒地，右肩劇痛到像有火在燒，正昏天暗地之際，感覺到奇陌一把抱住她。

「她必須止血，先帶她上車！」

「不行，這個女的是警察，不能上我們的車。」

「是啊，琉璃子說的沒錯，Z，你不可以帶走警察……」

「少囉嗦，在這裡我說了算，帶她一起走，開車！」

安琪拉模糊聽著幾人的爭吵，接著是車子引擎發動的聲音。

不，不行啊，不能走！他們究竟要帶她去哪裡？

CRESCENT FAMILY